

# 神鸟

## 短篇 小说 选

王蒙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下



# 王蒙

至少我有理由指望，

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己更长久。

我已经不在的时候，

也许有一个青年

会为我的某一篇散文而微笑。

也许有一个少女

会为我的某一篇诗歌而动容。

也许有一位长者

会为我的某一篇小说而煎熬。

单是这样想一想已经够让人激动的了。

天驹文库

神鳥

# 王蒙

短篇小说选

①

王蒙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神鸟: 王蒙短篇小说选 / 王蒙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10  
(天驹文库)

ISBN 7-225-02189-3

I. 神... II. 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75023 号

神 鸟

王蒙短篇小说选

(上、下册)

王 蒙 著

---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42.375  
字 数: 95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 7-225-02189-3/I · 433  
定 价: 74.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 目 录

---

### 下 卷

冬天的话题/1

临街的窗/25

铃的闪/35

致爱丽丝/41

Z城小站的经历/46

轮下/50

海鸥/85

卡普琴诺/111

画家“沙特”诗话/124

温柔/146

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园故事/156

音响炎/161

来劲/168

XIANG MING 随想曲

——《来劲》续篇/174

白衣服与黑衣服/179

选择的历程/196

庭院深深/212

虫影/225

吃(访旧 迎宾 烙饼)/245

夏天的肖像/254

夏之波/269

组接/289

十字架上/305

没情况儿/335

初春回旋曲/362

神鸟/369

纸海钩沉——尹薇薇/376

坚硬的稀粥/389

我又梦见了你/409

阿咪的故事/416

现场直播/425

话、话、话/435

济南/440

小说瘤/448

寻湖/451

棋乡轶闻/459

调试/472

没有/483

白先生的梦/490

灵芝与五粮液/494

名壶/504

怒号的东门子/509

玫瑰大师及其他/520

短篇小说之谜/527

枫叶/533

满涨的靛汤/541

不如酸辣汤及其它/556

失恋的乌鸦及其它/563

箏波/574

欲读斋志异/578

室内乐三章/591

成语新编/604

笑而不答(相识等16篇)/614

附录—1 王蒙主要著作目录/625

附录—2 王蒙大事记/630

附录—3 王蒙研究——评论目录索引/644

## 冬天的话题

在 N 省省会 V 市，住着一位国内外驰名的“年轻的”小老头。老头名朱慎独，现年 63 岁，身高不足一米六二，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他担任着科学院分院院长，科协主席，由于年轻时候写过几篇小说，所以还兼任着文联主席，作协分会主席。他担任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的 V 市支部负责人，他本人又在 1981 年入了共产党，1982 年按期转正。

他的专业是生理卫生学。但他的名望并非来自他在人体解剖或者对人体器官功能追踪方面的新贡献，当然，更不是由于他青年时代写“风花雪月”（用他自己的话）的几篇文字。他的盛名主要是由于他是国内外罕见的一位“沐浴学”权威。

沐浴就是洗澡，似是无甚奇处。但能给予科学的说明、概括、阐发的人并不多。N 省这个地方素无沐浴的习惯，按照古老的传统一个人一生只沐浴两到三次。一般人沐浴两次，即出生时一次，入殓前一次。大富豪、大官僚、大儒师沐浴三次，即增加结婚时的一次。朱慎独的祖父早在 19 世纪末叶即受了西洋新思潮的影响，向祖宗的老传统发起了勇猛无情决绝的攻击，修建浴池，提倡沐浴，并公然明目张胆地提出每人每月可洗澡一次，

在当时就算是惊天动地、大逆不道的壮举了。后来他老人家因“妖言惑众”“有伤风化”的罪名死在狱中。死后五年“大清皇上”为他平了反，还追谥了一个“清正君子”的封号。

此后 N 省沐浴之风渐盛，有人考证了《大学》上的论述，指出沐浴如果再加上斋戒，有助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沐浴就有了出处和正解，士人们视沐浴为优良传统了。但到了朱慎独的父亲朱一心这一辈，由于他修建浴池向妇女开放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正人君子们指出，朱一心实际上是诱良为娼，变相开“窑子”。争论的性质完全超出了沐浴学的范畴。一时间 N 省的缙绅们视朱一心为洪水猛兽魔怪，“一心不死、大乱不止”的呼声响彻宗室外外。据说还有一位良家妇女，因听到别人劝她到朱一心家开办的浴池洗澡，愤慨于这种话的肮脏邪恶，竟用剪刀剪掉了听到这种“魔鬼的诱惑”语言的左耳耳轮。关于这位“烈女”的行藏，记录于 V 县县志之中。（V 县改成市还是近 30 年的事。）

朱慎独自幼继承了先人这种叛逆、反潮流、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于研究生理卫生与闲写“风花雪月”的同时，立志于沐浴学这一新学科的创建。他费时 15 年，写下了七卷《沐浴学发凡》，内容包括“人体与沐浴”、“沐浴与循环系统”、“沐浴与消化系统”、“沐浴与呼吸系统”、“沐浴与皮肤”、“沐浴与毛发”、“沐浴与骨骼”、“沐浴与心理卫生”、“沐浴与青春期卫生”、“沐浴与更年期卫生”、“沐浴与家庭”、“沐浴与国家”、“工矿沐浴”、“战时沐浴”、“沐浴与水”、“沐浴与肥皂”、“浴盆学”、“浴衣学”、“搓背学”、“按摩学”、“沐浴方法论”、“水温学”、“浴巾学”、“沐浴的副作用”、“沐浴与政治”、“沐浴的历史观”、“沐浴与反沐浴”、“沐浴与非沐浴”、“沐浴的量度”、“沐浴成果的



检验”、“沐浴学拾遗”、“沐浴学拾遗续(一)——续(七)”等章,堪称洋洋大观,走在了世界前列。

这本《沐浴学发凡》被译成十余种外文,而且由于这七卷浩瀚巨著,有两个君主立宪国家授予朱慎独以皇家荣誉学位。看来前五千年,后五百年,神州内外,朱慎独是稳坐沐浴学头把交椅了。

每天晚上,朱慎独家都是宾客如云,其中特别有一批青年崇拜者,经常出入于朱家的会客大厅。年轻人,叽叽喳喳,嘻嘻哈哈,说来说去,离不开“朱老”的七卷集。有的以善于背诵、诵起来一字不差而引人注目。有的以善于神聊、聊起来天南海北、云山雾沼,乍一听还以为跑了题,但最后都能归结为七卷中的某一卷某一页某一行某几个字(包括标点),因而亦赢得朱老的青睐。有的结结巴巴,嗫嗫嚅嚅,但表达了一种对朱老的虔诚愚忠。有的口若悬河,难免油腔滑调,但绝未越雷池一步……众星捧月、百鸟朝凤,自有一番风光热闹。

其中特别有一位身材苗条的淑女,年龄似大似小,说话奶声奶气,眼镜时戴时摘,噘着小嘴倒也招人疼。很自然的,她在众位年轻的客人当中处于率领群芳的地位。她的名字叫余秋萍。

V市的日子越过越好,朱慎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越过越有规律。他的七卷集很快要出新的精装本了,他用四个月的时间细细从头至尾校改了一遍,一共改动了七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同时对版式和字型字号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还请余秋萍代为起草了一篇七百五十二字的重版后记。他的兴致很不错。余秋萍表示,《后记》完成以后她要开始《朱慎独评传》的写作,并要求朱慎独整理他从少年时代至今的系列生活照片,搜集他的手稿墨迹。朱老欣然而笑,口里却说着“算了算了,有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这个突然的“赵小强事件”，朱慎独的好日子本来会像坚固耐用的欧罗巴造挂钟一样滴滴哒哒地正常地、守恒地运转下去的。

1983年11月22日晚八时，余秋萍匆匆走入朱慎独博士的会客室。她神色激动，脱大衣时竟拽掉了一枚美丽发光呈放射状的蓝扣子。她向朱博士的问安也不像平时那样甜柔荡漾，而是显得急躁慌乱。朱慎独皱了皱眉又抬了抬眼皮，只见余秋萍不等坐上沙发便开了口：“小赵公然跳出来反对您！”

“什么小赵，什么反对？”朱慎独不知这话从何谈起。

“就是那个赵小强！”

“什么赵小强？”朱慎独更不悦了，他从齿缝里挤出赵小强三个单音，好像谈论一种从大便里检验出来的名称古怪的微生物。

“就是那个秃小子，”余秋萍愈急愈说不利索了，“他妈离过婚，他上小学的时候偷过公园果树上的鸭梨……他不是到加拿大留学去了吗，他留了三年学学什么养金鱼，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洗澡的时间应该是在早晨！”

朱慎独只觉得耳边嗡了一声：“什么？早晨？”他结巴起来，“如果早早早早晨可以洗澡澡澡，那么说话就可以用脚脚脚后跟，下蛋也可以找公公公公鸡了！”

余秋萍打开了自己的式样新颖的人造革小手提包，找出了一张当地出的晚报，在晚报的第三版上，登载着署名赵小强的连载文章《加国琐记》。然后为朱博士找老花镜忙活了一阵子，他最后戴上了镜子，找到了余秋萍已经用红铅笔划出了道道的要害语句：

“……我国多数人的习惯是晚上入睡前洗浴，但这里人们

更喜欢清晨起床后洗澡……”(着重点是余秋萍加的。)

看来看去只有这么一句话,虽然加上了红杠杠和着重点,在近旁便是《生活小常识——怎样消除口臭》的晚报第三版上,这一段文字只不过值得朱博士“哼”了一声。

“说实在的,”余秋萍说话时凸起了可爱的小嘴,下唇像一把小铲子似的一伸一缩,“早晨洗澡与晚上洗澡,这并不是一件小事。他赵小强有什么?不就是去过一次加拿大吗?加拿大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吗?让我去加拿大我还不去呢!为什么去过一次加拿大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呢?为什么认为加拿大人的沐浴方法就一定是正确的呢?难道在我们V市住的是加拿大人吗?难道占我们V市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干部、郊区菜农果农去过加拿大吗?难道加拿大人不孝敬父母我们也不孝敬父母吗?而且加拿大是……”

朱慎独只听得满耳都是“加拿大”,令人头胀欲炸,便摆了摆手:“很幼稚的小孩子嘛,不必理他……”

这时门铃响了,又有朱慎独的三个得意门生连夜前来拜访,也是为对不知天高地厚的赵小强的“奇谈怪论”表示同仇敌忾而来。他们特别强调了赵小强对朱老的大不敬的态度。还说,这样搞下去沐浴学就会从根本上被推翻。

“不要说了,”朱老有点动怒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出洋转了转,拾人牙慧,信口雌黄,何足挂齿!”说完,他打了一个大哈欠,急剧的送气引起了声带的颤抖,发出了洪亮的“喔——哈”声,如雄鸡之夜啼。这照例是送客的表示。但今夜这一声,却似乎平添了些“风雨如晦”、“风雨如磐”的气氛。

这一晚上朱慎独的姿态其实是满高的。但两天之后已是满城风雨,“朱慎独生气了”,“朱慎独说赵小强不知天高地厚”,

“朱老骂赵小强混蛋、该死”，“朱教授说赵小强品质不好”，“朱博士说赵小强是放洋屁”，“朱慎独说……”

各种消息不胫而走，全部传到了赵小强耳朵里。

赵小强也有一帮“哥儿们”，围着赵小强转。其中最活跃的是一位跛足的瘦高挑青年，年轻轻的留起了胡子，两只大眼睛像女人，名叫栗厉。他愤怒地击掌说：“他们没有文化，他们没有知识，他们愚顽不灵，他们的沐浴学全是废话，他们的任务只剩下了一条——目标正前方：火葬场！”

赵小强是攻读动物学的，他确实常常拿金鱼作遗传变异的实验，所以被余秋萍讥为“出国学养金鱼”。他完全没有料到他在晚报报屁股上的一篇文章竟引起了这样大的风波，他后悔自己不该写这种扯淡之作。他严厉地制止了栗厉对朱慎独的抨击。他说：“朱老师还是有成就的。他世代相传提倡洗澡，在V市起了了不起的进步作用。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怀疑的。朱老的日语也说得不错。朱老一直是关心我、培养我的。我能去加拿大学习，和朱老师的推荐分不开。朱老是我的恩师，扪心自问，我从未敢忘记。这里顶多存在一些小误会，解释开了就行了。”

栗厉气得嘴唇哆嗦，他指着赵小强说：“书呆子！书生气！读书越多越不通！这就是林彪的名言了——脑袋掉了不知道怎么掉的。”

赵小强付之一笑。对栗厉一类客人，他从来是欢迎的，一起说说笑笑，有时也不无收获，但他毕竟与他们不同，他不可能也不准备把他们聚拢在一起，充当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不需要也从未想过让栗厉他们作他的参谋或者羽翼。他不需要也从来没想过需要参谋、羽翼、思想库、抬轿人。他们说话，他们提

供信息,他不过听听就是了。他有他的事,他的观点,他的思路。

第二天他就给朱慎独打电话,上午打了好多次打不通。中午打通了,朱慎独正在吃饭,听说是赵小强来电话,不接。过了二十二分钟再打电话,说是朱老已经休息。下午打电话,老是占着线。五点钟,干脆闯了去。朱慎独悻悻地接待了他,谈谈天气,话不投机,有些尴尬。不由说起加拿大。朱慎独说:“去了一次加拿大,就目空一切了,不好。”赵小强惟惟称是,又觉得不是滋味。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给晚报写文章,只是偶然提到了洗澡的事,我并不是针对任何人……”

话没说完,朱慎独喊了起来,从沙发上一跳老高,真是老当益壮。他说:“不要对我讲这些了,好不好?我没有请你来给我上课讲沐浴学!我不是没有文化吗?没有常识吗?我不是愚顽不灵吗?我不是只剩了一条任务——目标正前方——火葬场吗?”

赵小强目瞪口呆。怎么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前栗历历在他家说的话,这么快就几乎一字不漏地传到了朱慎独的耳朵里?莫非朱老在他家安装了窃听装置?要是真安装了窃听装置反而好了,那么朱慎独就会弄明白,那些胡说八道的话并不是他赵小强嘴里说出来的,也不是他同意的,相反他严肃地制止了这种胡说。当然,他仍然不能辞其咎,因为这话是在他家说的,是他为栗历历提供了说这话的空间与时间,是他接待了说这种不负责任的、简直就是谩骂的话的人。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栗历历没有到朱慎独家说这个话,投有在大十字路口发表演讲这个话,而恰恰是在他家里大放厥词,能说是与他没有关系吗?他能向朱慎独发表声明,把自己“择”(读翟)出来,把栗历历抛出去,然后与朱慎独一起骂一通栗历历吗?

所以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开初,朱慎独听人对他讲到这些话的时候还是不大相信的,一气,他就把这些话都提了起来。气是真的,话是不是真的他仍然不敢肯定。然而,赵小强的心中有鬼的态度使他断定这种话确实是赵小强说的了。否则,赵小强为什么不断然否认、断然辟谣呢?好一个赵小强,竟这样恶毒地辱骂他!想到这里,他几乎气昏过去。

赵小强闷闷地步行回家,一路上耳边响着朱慎独发怒的声音,眼前跳动着朱慎独怒不可遏的身影,特别是朱慎独发怒时鼻子一耸耸,上下唇紧紧并起、由于并得用力,上唇几乎瘪进去变得像刀削一样直平的神情,使赵小强觉得特别刺激、恐怖。他真后悔不该冒冒失失去看朱老,简直是自取其辱。这样心不在焉地走着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几乎被一辆“皇冠”小汽车撞上。三个来自不同方向、驶向不同方向的汽车在他面前“戛然”而止。交通民警与汽车司机一同对他申斥。然后,他被叫到一边接受交通民警的个别教育。他没有听到民警说的任何一个词,只是随着那莫名其妙的单调的声音的节奏不住地点头称是。“你态度还不错,这次就不罚款了,以后自己注意点!”民警的最后嘱咐也就是大赦令,他终于听懂了,他笑了笑。

他在路口停留了两分钟,他看着灯光下的一副巨大的电影广告画——《咱们的牛百岁》,上面画着一个胖乎乎的农民拿着筷子端着碗,斜坐在炕上,大概是在哄自己的正在生气的媳妇吃饭。他觉得生活真好笑,而且疲劳。他的心情反而变得开朗些了。

回到家里,一边吃着饭一边与爱人一起看电视新闻,有好几个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场面。宾主都态度雍容、胸怀坦荡,连地毯、沙发、茶具、吊灯与挂在墙上的画都有一种舒展稳定,落落



大方的气派,赵小强觉得很受启发。后来电视节目是“世界各地”,介绍的是一个非洲国家。一会儿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城市,一会儿是一望无垠的沙漠,一会儿是原始性的舞蹈。再往后是一台晚会,激光乱射,颜色乱变,“歌星”们拿拿捏捏,令人觉得滑稽。

第二天上午,赵小强的同事们与他谈起有关“沐浴学”的争论,赵小强从容地一笑,那笑容几乎赶上了接见外宾的水平,他说:“其实这些问题讨论讨论也很好嘛,在洗澡的问题上也可以百花齐放嘛。各抒己见,活跃思想,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又说:“我当然对朱慎独老师是十分尊重的,对于他在沐浴学上的造诣,我也是充分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他说的句句都是终极真理呀!也不等于我就不能客观地报道一点加拿大的情况,或者说一点不同的,补充性或者商榷性的看法呀!”

赵小强发现,尽管他说这些话时,非常真诚、自然、优雅,听他这些话的人却大多显出迷惑不解乃至不安的神色。

朱慎独那天晚上与小赵大吵了一通,之后,他对自己的失态有些懊悔。但他的性格是越发现自己做错了事便越要迁怒于人。他坚信如果没有别人的敌意、破坏、挑衅和诱惑他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当然,他毕竟不能与赵小强这样一个黄口小儿一般见识,他不能有失身份。所以,此后几天,他也在一些场合说了一些高姿态高风格的话:“好嘛,欢迎争鸣嘛!”“怎么样沐浴更合理,可以讨论嘛!”“我的书并不是结论,真理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嘛!”“年轻人蔑视权威,敢于提出新问题、新见解,还是好的嘛!”“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蔑视权威、都是反传统反潮流的老手呀!”“我就是靠反传统起家的嘛!”此外,还加上一些“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呀!”“真金不怕火炼呀!”“真理是在战胜谬误中发

展的呀!”之类的作为真理的发言人而讲的恢宏豪壮的话。

双方说的这些话都传到了对方的耳朵里。这时日,连政治局的会也常常传出消息,更何况其他!彼此听后,自然休战,都安宁了些。

但沐浴学的争论已经成了V市乃至N省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知识界内外的初冬的话题。与张笑天的小说《离离原上草》被批评、羽绒衣展销会在V市举行、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因为母亲没有给她买回冰棍、下老鼠药毒死了母亲、又被父亲掐死、而父亲在掐死六岁的小女儿后又上了吊这些事一道,一老一少的沐浴之争引起了这里的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朱慎独与赵小强的“关系问题”是怎样发生的?他们两个人发生矛盾的背景是什么?他们渴望发现其中的深层奥妙。

不同的人分别找到他们两位,提出了上述问题。赵小强不情愿地叙述了他给晚报写的报屁股文章,朱慎独也勉强地说起了早晨洗澡与晚上洗澡的问题。他们的回答都使听者问者失望,都认为这样的歧见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也没有多大意思,不足以构成戏剧性的紧张关系。朱慎独和赵小强都否认和对方有什么“关系问题”,但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似乎更加证明了他们俩的“关系问题”是如何的严重与深刻。“不一般”、“有隐情”、“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利害冲突”,这是多数人的看法。

在N省V市,似乎有一些人有分析别人的“关系问题”的业余爱好。而且他们似乎有一种业余的“联邦调查局”或者“国家安全委员会”式的机构与效能。不久,就挖掘出了不少的背景材料,提供了不少内部参考信息。余秋萍和她的朋友考证说,赵小强对他现在的工作单位职务、待遇与住房条件不满。赵小强

留洋镀金之后,本来希图担任 N 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所长,希望能提两级浮动一级共三级工资,希望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希望评上研究员的职称,还希望他的刚上初中的独生女能考入重点中学。但这几条他都没有实现,于是他怀疑是由于朱慎独这位老权威的阻拦,他产生了怨心和疑心,他伺机打击朱老的威信以泄私愤。还有人提供补充材料说在一次科学家的茶话会上,赵小强早早伸出手要与朱慎独握手,但当时朱慎独正忙于与政协主席交谈,忽略了小赵尴尬地伸出的手,无意中的冷淡大大伤害了赵小强的自尊心……

栗历历和他的朋友们则着重分析一个事实,在 V 市,凡有志于在学术界文艺界钻营的人都成天价往朱慎独家跑,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谁拜了朱家码头,谁就算领了特许经营执照,谁就能在各个路口得到绿灯。然而赵小强生性耿直,书生气重,在他自加拿大返国返 V 市后,竟然时过一个月没有登朱老的门,遂使朱老饮恨在心,怎么看怎么觉得赵小强不顺眼。有人放低声音补充了一个“绝密”材料:说是 V 市住着一位农学家,时堪虑教授,素来是朱慎独的对立面。赵小强留学归来第二天便登门拜谒时教授,并给时教授带去了速容咖啡两听,“咖啡之友”一听、电动剃须刀一个、六用电子广播钟一个和西洋补药两大包。而对朱慎独是一个半月以后才去了一次,只带了“三五”牌香烟一条和骆驼牌打火机一个。一碗水没有端平,种下了不和的种子。

这样便从历史的考察进入了心理——性格考察的更深层次。有人说朱慎独越老越爱嫉妒人,不容许任何人在任何一点上超过他。“朱慎独爱吃醋”,他们边说边笑。有人说赵小强少年气盛、一帆风顺、目中无人,不容许任何人挡道。从这里又进